



父亲的怀抱

◎陈顺源

美味河豚 父爱永恒

◎陈陌

河豚是一种极为刺激的鱼:食用时紧张不安,食后如释重负,也是一种难得的人生体验。而我,恰巧也有一段不曾忘却、也永远不会忘却的回忆。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,我第一次吃河豚。那时,父亲在向阳协兴港渔业大队工作。每天潮来潮往之际、渔船进港时,父亲负责上船收税的工作。因此,也结交了许多出海打鱼的朋友,弄得了真正野生的河豚,学会了宰烹河豚的绝技。

记得那一天阳光灿烂,父亲手里拎着一个黑色油纸袋。母亲迎上去,却不知怎的变了脸色。父亲只是乐呵呵地说要烧好吃的鱼给我吃。只见父亲打来一盆清水,把鱼放入盆中开始杀鱼。他先用剪刀剪去鱼眼,再剖开鱼肚,刮干净鱼的内脏,剪掉鱼尾处一根横骨。然后换一盆清水,不停用手在水里挤压、漂洗鱼身,这样的过程反复几次后,便出现了雪白的鱼身。我从没见过如此宰鱼,便蹲在那里饶有兴趣地看着。父亲又打来一盆清水,将鱼浸

在里面。我忍不住问难道还没好吗,父亲说还得浸上两三个小时,将鱼肉中的血水完全去除。父亲见我更好奇了,便告诉我这不是普通的鱼,而是有毒的河豚,不过毒素主要是在眼睛、血、内脏等部位,鱼肉是没毒的,且特别好吃。听了父亲的话,我终于明白了母亲的不安。

夕阳西下,父亲捞起河豚,开始烹制。或许是太急着品尝,我似乎并没在意父亲烹制的过程,只记得当父亲揭开锅盖的那一瞬间,散发出的香味扑鼻而来。父亲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鱼肉尝了一下,便又盖上锅盖,说半小时后才能开吃。我又纳闷了。一分钟、十分钟、二十分钟……三十分终于过去了,一切正常!父亲兴高采烈地盛起河豚端到桌上,我兴奋地夹起一块鱼肉就往嘴里塞——嫩、香、黏,一口还没下肚又夹起了一块,直到碗底朝天。

从此,我便恋上了河豚美味。只是每次吃,母亲总一脸不安,而父亲则一脸笑意。多年后,和他们回

忆起第一次吃河豚的情景,母亲忍不住说,其实那一次父亲也担心得要命。他甚至担心他吃了没事,而我会有什么闪失。每每品尝那美味河豚,望着表面坦然的父亲和一脸不安的母亲,儿时的我心中只期待着美味,却不知每一次美味背后,隐藏的都是父亲那最真挚的爱意!

其实,他并不是我的生身父亲,而是我的小叔,我父亲的兄弟!在我七岁那年,病魔夺去了父亲的生命;是他——我的父亲,拾起了我苦难的童年,让我继续生活在爱的羽翼下,并陪我一起走过近三十年,走到今天!

现在我早已成家立业,老公也是个爱吃鱼的人,也特爱吃父亲烧的河豚。父亲每弄到河豚,也总是留在那里,专等我们去了烧给我们吃。如今的我,只要吃到河豚,或看到河豚,便会想起第一次吃河豚的情景,心中回味的便也不仅仅是那河豚的美味,更多的是那份厚重的父爱,永恒的父爱!我知道,这份爱,将陪伴我直到永远。

岁月流金

父亲的巴掌让我长了记性

◎江初昕

读小学五年级那年,中午回家吃过中饭,和几个同伴朝学校赶去。路过集镇,被一阵“哐哐”的铜锣声吸引住了,不少人团团围住。我们几个小孩钻进人群,到里面一看,原来是杂耍表演,有猴戏、魔术之类的,我们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。

看了一会儿,我提醒同伴赶紧上学,要不然就要迟到了。几个同学看得聚精会神,不屑一顾地说,还早呢。见他们这样说,我蹲在地上又看了起来。看了半个小时,我又提醒同伴该去上学了,再不去恐怕来不及了。同伴轻描淡写地说,反正下午也没什么正课,去不去都无所谓。等杂耍演完后,围观人陆续散去,我们这才恍然醒悟过来。跑到商店里一看时钟,距离放学时间不远了。大家挠了挠头,干脆就在集镇上玩会儿,等到了放学时间再回家。我虽忐忑不安,也只能如此了。

在集镇上东游西逛,好不容易熬到放学时间,大家朝家里走去。

我走进家门,母亲已在厨房烧火做饭了。我丢下书包,心里很虚,跑进厨房里就帮忙剥猪草。母亲呵呵一乐,笑着对我说,今天挺勤快的呀。

过了不久,听见门口有自行车铃声,接着又听到班主任汪老师的声音。我心想坏事了,班主任找上门来了。果真不然,就听见父亲在院子里喊我出去。我战战兢兢来到门口,汪老师用责备的口气对我说,下午见你们几个都没去学校,不知发生了什么意外,真令人担心。汪老师扶了扶眼镜,笑呵呵朝我父亲说道,在家就好,我就放心了。说完,他说还要去其他几个学生家看看。

汪老师走后,只见父亲放下手中的活,问我下午干什么去了,怎么没上学。父亲一改平日慈祥和蔼的面容,我说出了真相。父亲在村里也算半个知识分子,平日里他教育我们小孩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。现在父亲知道我贪玩不去上学,可想而知他是多么气急败坏。只觉耳边

一阵疾风,脸上狠狠挨了父亲一个巴掌。正要举手再打时,母亲从厨房冲了出来,把我护在她怀里。父亲有力的巴掌停在半空,最后重重叹了口气,把手放下。

父亲的性格一向温和,平日里很少骂我,更不要说打我了。这次居然发了这样大的脾气,还动手打了我一巴掌。父亲那个巴掌力气不小,我的嘴角冒出了鲜血。母亲把我拉进屋里,用清水给我擦洗干净,但脸上还是火辣辣的痛。母亲也埋怨起我来,读书怎可逃学呢。你爸给予了你希望,农村孩子只有发奋读书,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母亲耐心和我说了堆道理,最后将我推了推,要我在父亲面前认个错。

父亲坐在院子里的石碾上,闷头抽香烟。我轻轻挪动脚步,来到父亲跟前,诚恳地向父亲认错,并表示今后好好念书,再也不逃学了。父亲点点头,摸了摸我被打的脸蛋,半心疼半埋怨地对我说,不打不长记性呢!

心窗片羽

文青老爸

◎张小白

玉兰一瓣

每次在感叹自己多大岁数了还那么文青时,就会想起我的文青老爸。有时甚至觉得他就是从古代穿越来的人。

我爸如今72岁了,每日晨起要先写几个字,隶书或小篆,吹会儿笛子,用完饭开始作诗,一日三首是平常,前阵子大概因为春天太美,一日能有十首,接着会铺开宣纸开始画画,通常是中国画,山水、鱼鸟,最擅长的是林中鹤与山间虎。

我妈说,你眼睛不好,睡会儿午觉休息休息不好吗?他说,不,我写字开心,画画也开心。

其实我爸是在一场大病后才选择回到这样的生活里的。

说他年轻时,读书年年全校第一,但为了担起长子之责,主动去了安徽插队落户。可他没忘记读书,他说那时酷爱普希金诗词,点着蜡烛在宿舍看通宵是很平常的事,也就在那时,他的眼睛变得越来越坏。幸好有苹果园的苹果,清脆香甜,他说吃一口就能将一切美好浸润进心田。虽然每日看着几百棵苹果树的大果园,很多时候还要扛着装满肥料的扁担走在山间小路,但路在脚下,更在前方,我爸心里未曾忘记过他的诗词和梦想。

农场里都叫他才子,那是段辛苦但充实又充满青春张力、肆意潇洒的时光。离开农场回上海后,这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风流才子成了普通工人,在工厂被排挤欺负,拿着微薄的工资。28岁一无所有的他不敢倾慕任何一个姑娘,他说:“那时我低头走路,觉得自己就是脚下的尘埃,我与尘埃相伴。”

后来遇见了我妈,我爸是天蝎座的尾巴,我妈是典型的双鱼座,她能感受到我爸骨子里所有的浪漫。我妈说,初见你爸时觉得他一点都没精神气,不爱说话沉闷得很,可他给我读诗、画画给我看的时候,我觉得他身上是有才气的,我喜欢有才气的人。

我爸追我妈时不知写了多少诗,画了好多她的画。我有幸在小时候看到过画里的妈妈,很美。我爸也说,他最喜欢我妈的眼睛,它们是闪着对时运不济的不屑的。

他们约会只能去免费的露天电影,或是我爸在河边给她拉一段二胡,我妈通常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,倾听我爸想给她的一切浪漫。

他们生下我后,日子依然过得拮据。我几个月的时候百日咳,他们只能买得起那些快烂掉的梨给我煮水喝。在家里境况变好一些后,他们还常常提起这事,一来是觉得对不住我,二来也是感叹后来的日子终于不用再那么辛苦了。

确实,我爸不信命,更爱这个家,他希望我过上好日子。在我小学时,他开了个小公司,亲力亲为。公司开得不错,我爸却在2009年生了病做了大手术,那时他突然明白最想要的是什么。

于是,他关掉公司,捡起了笔杆,出版一本书,画画、写字、吹笛子,找回他心底里最想过的生活。

我希望我将来也能活成我爸这样子。